



## 蝴蝶酥

◎小茹

在上海街头随便走走，大小糕点店里总能看到蝴蝶酥。

蝴蝶酥是海派西点的代表作之一，因其状似蝴蝶而得名。民国探案剧《旗袍美探》里，苏雯丽带着小桃子去中央巡捕房送下午茶，小桃子给心有所慕的沈警官带去了蝴蝶酥，苏雯丽也给罗探长送了一盒蝴蝶酥。不苟言笑的罗探长竟然吃得欲罢不能。虽说影视剧略带夸张成分，不过作为下午茶点心，蝴蝶酥是当仁不让的首选之品。据说当年张爱玲下午茶的标配，就是一杯浓咖啡，配上一份蝴蝶酥。

要说上海滩哪家的蝴蝶酥最有名？那得属国际饭店的西饼屋。它究竟有多受欢迎呢？一个参数是：饭店的西饼屋外没有一天不排队。我曾在烈日下排了近一个小时的队伍才买到。蝴蝶酥是国际饭店的招牌点心，分大小两种尺寸。大蝴蝶酥带甜味，小蝴蝶酥是芝士咸味。蝴蝶酥的最大特点在于一个“酥”字，与别家的蝴蝶酥相比，国际饭店的蝴蝶酥更加蓬松酥脆、奶香十足。

仔细看国际饭店蝴蝶酥的造型，大的像翅膀展开的蝴蝶，小的则是标准的“我爱你”的心形形状。吃蝴蝶酥时，想起诗人海桑的一句诗：“有蝴蝶不请自来，一对是梁祝，单只是庄子。”梁祝之恋可以说是中国最家喻户晓的古代民间爱情故事，故事中浪漫主义的深情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，一对翩翩起舞的蝴蝶在脑海中烙下深印。《梁祝》的精神是什么？其实就是真爱，有了真爱才能够流传至今。这与“我爱你”的心形蝴蝶酥造型不谋而合，于是我想，为何苏雯丽和小桃子带了蝴蝶酥去中央巡捕房呢？多半因为蝴蝶酥就是象征爱的点心吧。

如今物质生活丰富，吃蝴蝶酥不再觉得有多么高档，更多时候吃的是一种情怀。犹记2022年春天居家隔离期间，有一日，看到小区“团购日报”上出现了半庆铺子的蝴蝶酥，当下惊喜万分。电影《爱情神话》里曾提到上海天钥桥路半庆铺子的蝴蝶酥好吃，之前一直没能抽空去尝一尝，没想到竟然在疫情期间团购到了。收到半庆铺子的蝴蝶酥，我一下吃掉了四个，觉得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蝴蝶酥。其实，我判断不出究竟是因为半庆铺子的口味特别好，还是因为封控在家的我缺少美食已久所以觉得特别好吃，也许更多的是后者吧。无论如何，于我而言，蝴蝶酥从此是与“幸福”二字联系在一起的。

有人说，美食给人带来的不仅是味蕾上的感触，更是一种爱和记忆的表达，深以为然。所以，现在的我不再纠结到底哪里的蝴蝶酥才是最佳味道，只要是蝴蝶酥，大小糕点店里的都是美味的，因为现在的蝴蝶酥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一款有故事、有回忆的点心。



格桑花

◎佟潜喆

##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

◎倪怡中

静好的日子里穆烜先生悄然走了。这些天里，我心里总想着那句“五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”，近年居留沪上日多，也因疫情，和穆老已经许久没有见面上了。得到消息，我和同事到天福园，和张謇研究中心同人一起向穆老照片三鞠躬，扩音器里轻轻播放着穆老选定的歌曲。

我到图书馆工作就认识了穆老，他常来古籍部静海楼查阅资料，同事告诉我，他是南通博物苑书记，是位学者型领导。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对他另眼相看。20世纪90年代初“下海”“有偿服务”风刮到图书馆，静海楼底层的礼堂会议室准备改建成娱乐性场所。电视台到现场采访，受访人中只有穆老是馆外的，记得是大热天，他穿着短袖汗衫，对着镜头毫不含糊地说，静海楼是李一氓题名的专用古籍藏书楼，不宜做娱乐之用。那时他已离休，却多管了这得罪人的“闲事”，文化人擅论短说长，知行合一者少，穆老却敢于说真话。

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有一天他打电话来说，他捐赠图书馆的一本《张孝若欧美演说稿》，现在文化馆书摊上出售。馆藏图书散失在外，何况是穆老赠送馆里的，这是事故，我立即赶到文化馆，果然找到了那本书。书里有穆老题记，还意外发现一张代写的借条，说是从古籍部借出，带到南京给

严学熙阅读。摊主高兴地说，书是从北京旧书市场拍买来的。我想事情应是这样：南京大学的严学熙教授是研究张謇的专家，有人到南京去，就借出这本书带给他看，严看后没有归还，他去世后书流失出来，出现在北京，被高兴遇见买回。高兴知道了这本书的流转经过，很配合我们的工作，将书仍以北京拍买价格转让给馆里。一件可能危及图书馆声誉，特别是损毁捐赠者信任的事就这样顺当地解决了。我赶到穆老家中，说明事情原委，代表馆里向他表示歉疚，他没有丝毫愠色，只轻轻说了句，以后馆里借出图书要及时催还，要严格制度。

钦鸿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，在南通现代作家及其作品的挖掘、整理和研究中都作出了很多贡献，因此被穆老赏识。钦鸿逝世第二天，穆老就写出《钦鸿，是上海送给南通的文化精英》一文，娟秀工整的2000余字一笔不苟写满了两张A4纸，长者为后辈送行已让人伤痛，深挚的爱才、惜才之情更令人动容。文中说，往往穆老提供线索，钦鸿就能找到资料，李素伯、王尘无、尤其彬、顾民元等南通前辈作家研究都取得丰硕成果，他们成功合作，编辑出《江村纪念文集》，他们还商量，“按江村遗愿，应在家乡为他建一诗碑，碑上置江村头像，碑正面刻曹禺所题‘长念早逝诗人江村’，背面刻

上江村怀念家乡的名诗《嘉陵江水静静流》。”穆老还说，最好请张瑞芳来写这首诗，钦鸿随即写信给张瑞芳，她书写后寄来，还在《文汇报》上写了文章。

那时提倡贺年明信片拜年，每到新年，总能收到穆老寄来的贺年片，他亲笔写一两句言简意赅的勉励和祝福语，总是让我感到无比的慈祥和亲切。有一次在穆老家，他拿出一本纪念册，要我在上面写几句话，我翻开一看，里面有沈启鹏、尤世玮、赵鹏等学人的题字，穆老的抬爱使我有点惶恐，我嗫嚅着说，我想一想，下次来写吧。现在想来，这好像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了。

我曾打电话给穆老，说要去看他，他说，你不要来，有事在电话里讲好了。我去问金艳，她说，最近不要到穆老家去。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心里一直纳闷。这几年疫情又一直不断，看望穆老的事就延宕下来。

穆老对南通文化的贡献厥功至伟，南通文化史上自会有浓墨重彩的一章。但于我而言，穆老不但是我“与君一夕言，胜读十年书”的忘年交，更是我每每请教而获益良多的师者，是我敬重的尊者，他的道德文章早已被我奉为楷模。如今哲人其萎，西南营、银花苑聆教犹历历如昨，想到这里不禁使我黯然，恍惚若失……



## 做胃镜

◎汤凯燕

做胃镜。喝完麻药不久，咽喉处便有钝感，侧身而卧，眼看着医生持一根粗管直直戳来，全身毛孔几乎欲炸开。胃镜室老师握着我的手，嘱我放松。可怎么放松？身体不是意志所能控制的，它拒绝，它抵抗，它不愿让外物窥探。然而，那根粗管毫不留情地穿过我的食道，进入胃，巡视每一寸。所有的褶皱纹理，人绝对的不美，全在一只冰冷的眼里。

我仿佛垂死的虾，身子蜷缩着，颈脖一伸一伸地，任由摆布。这时意识到真的只是躯壳、是容器，物有破损，因此需检视、需修补。

昨夜仰头望天，月亮和星星在黑暗上空如悬浮的明灯。古代，它们陪伴夜的旅人，遥远而亲切，予人无限遐思。终于有一天，人们懂得了，那里无非是些裸露的石头，奇幻瑰丽的童话破灭。

管子仍在身体内探寻。人的内里无甚稀奇，不过是淡粉的黏膜。整具躯体用解剖学看来的确不稀奇，皮肤与骨与血肉与神经的组合。但它们是如何运转，驱使着我在世上一日日行动着、思考着？仍有许多未知，即便已开始用计算机模拟，甚至计算机的算法远超人类，人类还依然保留着无法计算到的复



杂情感与创造思维。

人类太好奇了，总有一天会把自己完全分析透，所有复杂的隐秘，独有的个性都会消失蒸发。当人类意识到自己如同月球一样贫瘠，大概再也不会像莎士比亚那样自信地、充满感情地赞颂：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！多么高贵的理性！多么伟大的力量！多么优美的仪表！多么文雅的举动！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！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！宇宙的精华！万物的灵长！

魔术揭秘后只是一片荒凉，所以人类最好还是保留些神秘与幻想为好。